

製衣廠

出路

李阵风著



工廠招租
招請女工多名
待遇高而薪金優厚
有意者請向本公司
經理部洽詢



出路

李阵风著

高知出版社



出路

李阵风著

高虹出版社出版

24 BEACH LANE S.7

东艺印务公司承印

胜友书店发行

1978年8月书号 013.06/78



目 录



岸上和“海底”	3
生活线上	20
出路	30
＊	
后记	72

岸上和“海底”※

从午后两点开始，“永顺发运输公司”的几个搬运工人，就在“新香港染织厂”进行搬御工作。他们所搬御的货物全是一捆捆重达百多斤的棉纱。

罗哩车上站着两个工人，正在把一捆捆的棉纱翻下地面，由四个工人轮流用四轮小车推进货仓。货仓面积不大，然而所囤积的棉纱却多得数不清，以致光线显得很暗淡。

当他们把最后的一捆棉纱送入货仓时，差不多已将近傍晚了。这时，原本在罗哩车前座休息的那个矮胖的督工——老九，脸色阴沉地走了下来。

每天收工前，是工友们最感开怀的时刻，那一张张黯淡的枯瘦的黑脸，也逐渐闪耀出一丝异样的光彩来。走出车间，活动了一下疲累的筋骨，身心一下子轻松了起来。

老九迎着他们走上前去，一脸漠然的神色，冷冰冰的，仿佛木雕的一般。

工友们抬起一双双祈望的眼睛，等待督工结算他们昨天的工钱。

“怎么？又是六块钱？！”

从督工手上接到昨天的工钱，一个个不觉蹙起了眉头，

原先的那股快意和祈待，一下子就在郁闷的空气中被挤掉了。

“老九，怎么又是六块钱？”一个工友嘟囔着，情绪有些儿的忿怒，他张着嘴巴，眼光是锐厉的，好象要把老九吞到肚里去的樣子。

“六块钱不算少了，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。”老九回避了那个工友的眼光，表示厌恶地啐了一口痰。一边催促他们上车，一边又唠唠叨叨的说：“昨天来的那趟货原本可以赚多一些，可是你们工作不卖劲，手脚又慢，做不够吨数怨得了谁？你们想想，公司方面只给我五块半，算六块钱给你们，我自己损失了多少？摸摸你们的良心吧！”说着，他钻进了车座。

“可是……这一趟是做油漆……”一直蹲在轮胎旁的张阿才，这时抬起了疲倦而焦灼的眼睛，脸色沉悒的望着老九，嗫嚅着：“做油漆……没理由会做不够吨数。”

“你懂什么？现在是什么行情，世界不景气——”他故意拉长嗓子，把“气”字念得古里古怪的。

“什么世界不景气，鬼才相信……”张阿才喃喃地自语着。

老九挑起了狞恶的眉毛，暴躁地嘶叫起来：

“喂，快上车吧，时间不多了，有话回家跟你的老婆去。”

张阿才闷闷不乐地爬上罗哩车，心里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。但他生性随和，懂得自己的身份和地位，也不再抗辩什

么，选了个位置便坐下来，一面把脸伏在膝盖上。

罗哩车驶出了“新香港染织厂”，飞快地奔驰在工业区的道路上。两旁工厂林立，外型宏伟。此时正值工厂下班的时间，只见一批批工人快步行走在路旁，整条柏油路都塞满了车辆，交通十分的繁忙。数不尽的工厂烟囱，还在冒着浓烟，给这苍悒的天空加添了一层愁云；从南中国海吹来的风，带着淡淡的煤烟和汽油味道，令人呼吸萎顿。

车上没有人说话，大家你望我、我望你，脸上都带着一股化解不开的愁云淡雾。

罗哩车在颠沛，张阿才的思想也在波动。刚才领工钱的情景又一次呈现在脑海里，他感到有无限的委屈和难过，又有些微的愤恨，猛然一记拳头敲打在车板上。

“喂，老张，你想钱想昏了？”吴大海斜着眼笑道。

“去你妈的——”张阿才没头没脑的吼起来：“你不想钱，你才是疯！”

“唷，干嘛那么凶的？”吴大海眨了眨眼，仍然笑嘻嘻的说：“我又不是老九，你骂错人啦！”

张阿才不兴这一套，他用手托着下巴，闭上眼，心里真象倒了胃似的，酸、辣、苦……样样齐全。

罗哩车猛然煞住，颠簸了一下，张阿才这才睁开眼睛，目的地——和丰山到了。他伸了伸腰，爬下车来，正想迈起步子，老九就在后面把他叫住了：

“喂，明天早上记得去更换一张‘PASS’，我们要去码头落货。”

张阿才懒懒地应了声，便头也不回的走了。经过“明记餐室”的门口，他略停了脚步，向里面张望着。“明记”老板一眼瞅见他，便走过来和他搭讪着：

“张阿才，好久没看见你了，现在那里发财啊？”

张阿才露出一个苦笑：“老样子，那有什么财可发？”说着，跨进餐室，找一个靠角落的位子坐下。一个小伙计凑上前来，尚未开口询问，张阿才便扯直喉咙大声的对他说：

“跟我拿一瓶酒来，要黑的，另外再给我拿包‘红海军’。”

“还要什么？”

“叫你去拿就去拿，那么多话干什么？”

小伙计碰了个软钉子，快快然地退开去。一会，酒和烟都拿上来了。他满满地斟了一杯，一口气就灌进肚里去，一股浓烈的酒气直冲上脑门，引起了他一阵昏昏沉沉的感觉。微叹了口气，他打开新买的烟，一根接着一根的抽了起来。

待到最后的一滴酒咽下喉咙，张阿才已经是半醉了。付了账，走出“明记餐室”，天色早已暗黑了，冷风刮在脸上，他打了个冷噤，带着醉意，踏着虚浮的脚步，踉踉跄跄地上路了。

来到一座廉价的政府组屋楼下，他疲惫得象一头老牛，整个身子似乎要扒下来，心里却燃烧着一把火。乘着电梯，上到第八楼，迷迷糊糊地走出电梯，迎面送过来一阵阵刺耳的疯狂的音乐声，那是从隔壁的屋子里传出来的；长长的走廊上，一群小孩子踏着溜冰鞋，打从他身旁飞速地滑过去，

嘻笑声、呼唤声，以及溜冰鞋擦在地面响起的一连串尖利的声浪，冲击着他的脑袋，使他更加的暴躁和懊恼了。

他急冲冲地走到自己的家门口，用力敲了几下门，没有反应，再敲了几下，仍然静悄悄的。他气得浑身发抖，酒性象山洪爆发一般倾泻而出，象疯了一样猛力敲打着门，还用脚去踢，嘴里发出粗暴的咒骂声。

左邻右舍的门都打开了，探出一个个脸孔，脸上的表情都是疑惑不解的、嘲笑似的。在张阿才的眼里，忽然都幻化成可怕的脸孔。他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只顾一味的敲打着门，还用头去撞，多少年所受的痛苦和委屈，都在一瞬间发泄出来了。

张阿才不知打了多久的门，才见门急急的开了，一个头发还是湿漉漉的青年出现在门口。张阿才一个箭步上前，揪住那青年的头发，迎面就是重重的一巴掌，掴得那青年左边脸上一片红肿。张阿才余怒未休，反身一脚把门踢回去，“碰”的一声，震得玻璃窗也嗡嗡然地叫起来。

“混帐东西，你干嘛死到现在才来开门？”张阿才怒睁着双眼，声严色厉的质问着。

“我……我在冲凉。”那青年抚着红肿的脸孔，畏怯怯地答道。

“我打了那么久的门，难道你耳聋了！”

“我刚进厕所，全身都湿了，怎样能够出来开门？”

张阿才气呼呼的难以吞下这口气，偏偏在这时候，脚关节的风湿症又发作了，疼得他直冒冷汗。他喝了杯开水，神

智较为清醒了，这才猛然想起，他的老伴——才娣并不在屋里。他于是瞅着他那唯一的儿子福仔问着：

“福仔，你母亲到那里去了？”

“她……”福仔欲言又止，脸上现出为难的神态。

看福仔这副神态，张阿才心里也明白了几分。只见他眼光凶狠，脸上的肌肉在猛烈地跳动，半晌，他冷冷的说：

“快说！她到那里去了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！”

“你会不知道？你这混帐东西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么？”

张阿才疯狂地捶着他的脑壳，狂喊着：“你快说，快说，要不然我打死你这没出息的龟儿子！”

福仔给他打得火了，猛地里推开他，开了门，拔脚就冲下楼去了。福仔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径吓坏了张阿才，他楞楞地望着楼下的草坪，望着昏黑的天空，望着那一幢幢象积木玩具似的高楼大厦，和街道上的车辆、行人，以及远处大酒店的霓虹灯，心房麻木了，感情冰冻了，仿佛这世间的一切对他都是陌生的，他的眼光开始陷入了一阵绝望、空洞的境地，他忽然感到恐惧起来……

躺在床上，四肢仿佛被肢解了似地要迸散开来，久久地合不上眼。想到自己命运的渺茫，心里头更加怅惘了。

福仔此刻身在何方呢？这孩子今年也有二十出头了，小时候并没给他念多少书。他拼死拼活的在码头和轮船上卖力气，一干就整二十年，好不容易才撑起了这个家，把福仔拉扯大。从前住在亚答屋区，福仔确确实实是家里的好帮手，

样样活都干得来。可是搬来政府组屋没上几年，福仔就变坏了。留长发、抽烟，甚至还学会了逛酒吧，那么年轻的一个孩子，都让社会给坑了。最令他厌烦的，是那些男不男、女不女的流氓阿飞，福仔整天都跟他们泡在一起，久而久之，都受了坏影响了。

最近，他老婆不懂中了什么邪，吃饱饭就溜到外面去赌博，而且越赌越滥，时常赌到三更半夜才回家，又欠了人家一大笔债。

“老天！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呢？”他颓丧地想：“我拼死拼活的给人家当牛做马，受别人的鸟气，为的是什么呢？难道我真的犯了什么罪，老天爷才来这样的惩罚我……”

面对着空荡荡的灰白的墙壁，他茫然四顾，祈望从又冷又硬的墙壁上面，瞧出一点什么东西来。然而，他什么也没有，渐渐地，肚子感到有些饥谨了；他懒懒地站起身来，踱到厨房，掀开饭锅，只剩下一点中午吃过的稀粥；碗橱内还有一碟蕃薯叶和几条小鱼。他生了火，把粥和蕃薯叶热了一热，端在桌上。添了碗粥，胡乱地扒下肚里，就结束了这顿“晚餐”。

他走到阳台，倚着栏杆，凉风微微拂来，夹着雨丝；满天的繁星都让乌云给吞没了，天空黑压压的，远近一带的高楼大厦都沉睡了。

未几，寒风大作，豆大的雨点象一头狂暴的野兽，怒吼着扑向大地。茫茫的雨点铺天盖地，掩没了所有的景物，也吹打在张阿才的脸上。他象老僧入定，又象一座塑像，冷冷

地、默默地，一动也不动地屹立着，脸上象木刻似的毫无表情，仿佛大风大雨对他是另一个空间的事物。

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，跟着是一阵轻轻的敲门声，是谁回来了，是他老伴？还是福仔？他走向门口，下意识望了望壁上的挂钟，是深夜一点多了。他徐徐地打开门，门外站着的是才婶，她脸色铁寒，浑身湿透，头发还淌着雨水。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？”等才婶走进屋里，张阿才忍不住咆哮起来：“妳赌输了，甘愿回家了是不是？妳干嘛还要回来？”

才婶赌输了钱，原本一肚子气没处使，又给雨淋了一阵，乍一听到张阿才的话，脸色更加难看了，又尖又刻薄的话登时象火山爆发般源源而倾：

“怎么？我又不是赌你的钱，你发那么大的脾气干什么？我赌输了，又不要你出钱替我赢回来，你心痛什么？凭你一天几块钱，养得了这个家么？”

张阿才胸口仿佛被人用木棍猛地敲了一下，全身的肌肉都在颤动，一条条脉管都暴胀了起来：

“呸！妳这臭查某，妳也不想想妳自己，这二十年来，妳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那一样不花我的钱。嘿嘿！妳现在得意了，是不是？告诉妳，没有我张阿才的一双手，妳们都得喝西北风去！”

才婶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神态说：

“老头，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凭你那把臭骨头，要跟人家比什么？人家有大汽车、大洋房，你有什么？还不是一

身破铜烂铁，有什么‘色水’？”一甩身，她从皮包里掏出一封信，丢在桌上，说：“哪！‘建屋局’的红单，你看着办吧！”说着往厨房去了。

张阿才象泄了气的皮球，一头软倒在地上。建屋局的红单，对这个一贫如洗的老工人来说，无异地是苦上加苦。他坐在地上，脑子里昏昏沉沉……

厕所传来泼水的声音，他知道才婶又在洗衣服了。她替人家洗衣服赚来的钱，全在赌桌上流入了别人的荷包，还欠下满身的债。这女人搞到如此地步，应该如何收场？这可怕的后果，张阿才不敢再想下去，只有对着窗外的雨丝发呆。

连绵的雨，仿佛没有停的意思，空气越发寒凉了。张阿才夫妇俩背靠背躺在床上，谁也不吭一声。

突然才婶坐起身来，奇怪地“咦”了声，说：

“喂，阿才，福仔这孩子，一整夜都不见，他到底上了那儿？”

“天晓得！”

“福仔越来越不象话了，有工不要做，整天在外面逛，总有一天会变坏的。”

“他早就变坏了！”张阿才心里这么想，嘴里却漫应道：“他自己要往外溜，谁能挡得了他？”

才婶叹了口气，复又躺下去，一会才说：

“那张红单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最多让他们把屋子封掉好了。”

“那怎么成？”

“鬼叫我们穷！”

好一阵，两人都不再说话。窗外，只有单调的雨声和呼啸的寒风……

当朝雾从海面上消失时，“永顺发运输公司”的一辆载着六个工人的小型罗哩车，正沿着湿漉漉的西海岸路，奔向×号门码头。

经过昨夜的一场大风雨，早晨的空气仍然十分凛冽，天色未见好转。六个蓬头垢面，神情疲惫的工人互相挨挤着，把身子缩成一团。

车子在×号门码头的岗卡外停住。

张阿才跳下车来，蓦然想起他那张浅蓝色的“PASS”已经过期一天了，不由得紧张起来。原本今天早晨，他是可以去换过一张新的，但这样一来，他今天就不能到码头去开工了，也就没有了收入。没有收入，对他来说，简直比什么事情来得严重。他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期待着“奇蹟”出现。

两个穿灰色制服的守卫员，从岗卡走出来，接过工人们递过来的“PASS”。一个则把夹在腋下的大簿子翻开来，抄下罗哩车的车牌号码。忽然，象发现了什么宝贝，一个守卫员拣起其中一张“PASS”，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，念着上面的名字：

“张阿才！”

张阿才颤巍巍的走上前去。

“你的‘PASS’过期了！”

“过期了？”

“一天啦，上面都写着，你看不到吗？哼！回去换了再来。”说着，转身走入岗卡。

老九从车前的座位上跳下来，三步并作两步跨进岗卡。一忽儿，他走出岗卡，对发楞的张阿才咆哮：

“昨天叫你去换，干嘛不换？”

“这……我……”

“上来吧，你这老不死！”

.....

车子安然的通过去了。

岸边停泊着万吨级的远洋巨轮。数十辆运油的罗哩，排成一条长龙，车上都是一桶桶的红油。在轮船的甲板上，早已人声沸沸，热闹哄哄的了。

张阿才和吴大海爬到舱里去，其他的工人分散在舱口和运货罗哩上。随着“喊钩”者的指示，吊车挥午着铁臂，把沉甸甸的六大桶红油从罗哩车上吊下舱底，那边的两个工人，分别把它推进角落去。

这种工作的粗重和危险性，是难以想像的。不多久，两个人都累得汗流夹背，额头上热气蒸腾。赤道地区的气候很善变。中饭过后，下起大雨来了。工人们慌慌张张地拉铁板盖住舱口，又盖上三层帆布，便都躲到一旁去，每个人成了落汤鸡。

这场雨足足下了四个钟头，已是入夜时分了。老九登上轮船，把他们都叫拢来，吩咐他们今晚得连夜赶工，并把他

们昨天的工钱结算出来，只有张阿才例外，没领到一份工钱。他走前去问道：

“老九，我的工钱呢？”

“什么？你还想要工钱？”他象被蜜蜂蛰到，跳了起来，尖利地嚷着。

“我的钱，我当然要！”张阿才的眼睛红了。

“妈的！今天早上害我丢了十块钱，不倒扣你的工钱算是给你一个面子，你到底有良心没有啊！”他说着，回头就走，不再理睬所有的人。

张阿才站在甲板上，身形显得孤单，海风吹起他的衣裳，他却动也没动默默地站着。

吴大海轻拍着他的肩膀，说：

“老九太横蛮无理了。今晚，咱们还是不替他卖命的好，让他自个儿去干吧。”

张阿才望着茫茫的大海，一声不响的，没有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。

“工友们，我们回去吧。”

主意一定，他们连晚饭也不吃，收拾一下东西，一个个从甲板上走下来。

张阿才两腿乏力，昏昏沉沉地跟着众人走下来。他仿佛失去了生命的主宰，茫茫然地回到了家。

老九吃完晚饭回到码头，意外地看不到一个工人，心里又急又气，恨得牙痒痒。船期迫在眉梢，如果赶不及把货御妥，公司可能会革他的职，请他“走路”。他只好赶回公

司，想叫几个临时工来顶替，可是，这个时候，大多数的工人都收工了。公司里叫不到人，他只好包了只舢舨到外轮去叫人，三催四请的才找来三个人，花掉了一笔钱，真叫他心疼不已。工人叫不齐，很难开工，他想来想去，最后想到了张阿才，便驾了轿车直奔和丰山。

张阿才抵达家里不久，老九就摸上门来了。对于老九的突然降临，他感到万分意外，又想起了刚才那一幕，心里头不禁火滚起来，当下冷冷地对他说：

“你还来这儿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们把我给害惨了，不做不早讲。好了，现在人手不够，你叫我怎样下台？”

“那是你的事。”

“张阿才，闲话少说，现在跟我上车。”他命令似地说。

“上车？干什么？”

“去码头开工啊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

“你这人怎么那样傻，有钱给你赚你都不去？”

“钱，钱，我这一辈子都给你害苦了，白白的做了一世工，我究竟得到什么？”他越说越激愤：“倒是你，二十年前的一个工人，现在呢，哼！我们的血汗垫高了你的地位，你成为我们的督工，发达了！”

声音久久地在屋子里荡漾，一句句象箭一般，刺破了老九的伪善面具。他一连倒退了几步，声音软下来了。

“好好好，算我倒霉，你昨天的工钱，我现在补给你，算是一个交情吧。”

他企图以金钱来软化张阿才的心。可是，张阿才正在气头上，那里会再听他的。

“我说，你这个人实在傻得要死，你知道么？你回去了以后，吴大海这些人又回到码头上来，要求我给他们继续开工。看在老同事份上，我只好答应。你给他们出卖了，你得到了什么呢？”

“真有这样的事？”张阿才心里冷了一截。

“你不信，我可以指天发誓啊！”

张阿才沉默着，心里的痛苦无以言喻。

“你想想，你生活那么苦，他们帮过你没有？在这社会上，人都是自私的，你不为自己打算，谁替你打算？”

张阿才突然举起拳头，一拳打在墙壁上，“噙”的一声激起了回音。拳头虽痛，但他心里更痛，他感到自己有被“出卖”的惨痛，想到那奴隶似的悲哀的“命运”，他再也不能把持自己的情绪了。

老九所等待的机会来了，便乘势鼓励他：

“依我看，你还是跟我回去码头，不要让他们把你看扁了！”

张阿才模模糊糊地跟他上车，不一会，他们来到码头上。张阿才东张西望，却看不到吴大海等人，便问老九：

“他们到哪里去了？”

到得此地，老九也无须再伪装什么了，当下便露出了狰

狞的面孔来：

“他们早就通通给我滚蛋了！”

张阿才登时醒悟过来，知道上了老九的当，不由得气愤起来：“老九，你使得好阴谋，我……我回去！”

“回去？好啊，你不想再在这里干了？你要知道，以你的年纪和身手，谁肯花钱请一个不中用的老人？多考虑一些才好。”老九半威胁半恐吓的说。

“哼！”

“讲现实一点吧，人家跟你不同，他们不做，死不了，你呢？”

张阿才愣在原地，全身冰冷，好半晌说不出话来。他后悔，不该轻易的听信老九的甜言蜜语，更不该背着众人来到这里。回去吗，他又不甘愿，想起明天的生活，想起他老伴的债务，建屋局的红单，他的心软下来了；也罢，反正命一条，今天不死，明天也会死，倒不如现在多卖掉气力，苟延残喘，能多活一刻就算一刻。他横了心，就不再管什么的，就对老九说：

“好吧，我答应你。”

老九笑了，笑得那么轻佻、那么放肆：“这才是嘛，我早说过人都是自私的……”

张阿才咬着嘴唇，低着头，默默地跟随着老九登上甲板，爬落舱底，心里茫然一片。这回因为工人不够，老九也不得不爬下来工作。

紧张、忙碌、繁重的工作，压得张阿才喘不过气来。虽

然是两个人工作，但实际上，大部份的工作都让张阿才顶过去。他累得手酸脚软，背心湿了又乾，乾了又湿，一颗脑袋好象要爆裂开来，眼前金星乱射，手脚越来越笨拙了。但他还是痛苦地支撑着，牙齿咬着咀唇，几乎要把它咬出血来！

好不容易才挨到深夜十二点，上面的人吃饭去了，张阿才这才喘了一口大气，忙不迭地掏出烟来，刚点了一根，老九辟面就吼起来：

“你嫌命长是吗？这里全是油，爆炸起来我们都完蛋！要抽到上面抽去！”

老九的话象一记重拳掴在他脸上，感到热辣辣地。爬上舱口，冷风迎面拂来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气，两手再也无力举起来。

暗黑色的大海，了无边际地铺展向远方，波浪汹涌起伏，冲击着巨轮，响起一片哗啦啦的声韵。天空点缀着满天的星斗，闪闪烁烁；远处，几幢摩天大楼沉浸在黑夜中，一些窗户还亮着灯光，看去更加迷迷茫茫了。星加坡岛的夜生活正在掀开序幕，多少罪恶的活动都在这夜的舞台，一桩桩地上演……

张阿才站在甲板上，眺望着这夜里的一切景物，心里空荡荡地倍觉无限的寂寞和怅惘。二十多年的码头生活，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，而生活依然是千疮百孔，凭他那双手和那把衰老的骨头，怎样也补不拢啊？！……

下半夜，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。

老九已经许久没干过这种重活了，再也支持不住，便找

个地方养神去了。剩下那个孤独的疲倦的老人，还在艰辛地廉价地出卖劳力。

突然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原本囤积在内舱的油桶一下子全都塌倒了，船舱起了一阵震动，紧接着便是“唉呀！”一声尖利的惨叫，惊动了上面的工人，大伙都停下工作，跑下底舱去。

等到他们把张阿才抬上甲板，他已断了气息。他身上染满血迹，衣衫破烂不堪；两眼睁得大大，似乎不甘愿就此闭上眼睛……等到黑厢车把这个老人抬走，“永顺发运输公司”的督工——老九，才出现在甲板上，成为本坡各家报馆的新闻记者的采访的中心人物……

愁云密布的三月天的一个早晨，天空飘洒着鹅毛般的细雨。一群“永顺发运输公司”的工人，聚集在验尸庭外的公路上，等待把他们朝夕相处的老工友张阿才领到普觉寺火化。他们一个个紧捏着拳头，神情肃穆地等待着。这时，在公路旁的小山丘上，却站着一个妇女和她的儿子。那女人身着素服，木然地呆站着，两行泪水挂在她那苍白的脸颊上，但谁也没去注意她俩。

“来了！”随着喊声，一大群人蜂涌着挤上前去……

※轮船上的装卸工作，俗语称为“海底”工

生活线上

新加坡河的流水，好象一条黑色的腰带，弯弯曲曲奔向大海。在靠近吻基码头的地方，有一座小铁桥，横跨在黑河的两岸。这座小铁桥，由于年久失修，桥面上的木板，经过日晒雨淋，早已破陋不堪，还留下许多大大小小的洞，走在上面，木板摇来荡去，还发出嚙嚙嚙嚙的声音。从破洞中可以看到桥下那污黑而缓缓流淌的河水，夹着一阵阵咸腥的味道随风飘上来。走得稍微快一点，便会觉得整座桥仿佛都在摇动。

小铁桥负起了它的使命——每天清早，从各个地方涌来了大批大批的工人，形成了小铁桥最繁忙的时刻。人们纷纷挤上木板铺成的道路，只消走几十步，便可以到达对岸。河的两岸耸立着一排排货仓，这些古老的建筑物，墙上的漆早已削落了，墙根还长着一丛丛野草。河水涨得满满，几乎要淹上岸来。岸旁停泊着几艘舢舨和舢舨，吊车上那长而黑的铁链在空中摇曳着。

河岸边有一棵枝叶茂盛的峇查厘树，低垂的枝丫，几乎要碰到水面。船经过时，站在船头的人往往要俯下身子，或把枝丫拨开，但蓬顶仍然会碰到枝丫，把许多细小的白色的

花朵抖落下来。峇查厘树旁有一间小棚子，卖些咖啡茶水和香烟，人们总习惯先在这里歇歇脚，然后再到货仓或船上去工作。

×

×

×

杂在拥挤的人群中，年老的苦力七楞低垂着头，紧皱着眉头，脚上象吊着千万斤重的石头，缓慢地走着。他走到了桥上，停住脚步，若有所思地望着那泛着黑光的河水。看了一会，才慢慢的移动着脚步，走下桥来。

小棚子里，水锅在沸沸作响，白烟一缕缕地，停顿在空间，随着人们的呼吸，钻进人们的胸膛里，一阵阵低沉的咳嗽声时而响起。七楞要了一杯浓咖啡，就默默抽起烟来。棚子里，坐着几十个人，都是他所认识的老工友。一个个显得很疲累，有的倚着板壁在打瞌睡，有的把头俯在桌面上。七楞也感到有一阵渴睡的念头，不觉把头垂下来，眼皮逐渐阖上，但他不曾睡去。恍惚中，他好象看到躺在自家木床上的老伴——七婶，看到她那紧闭着的眼睛，那没有血色的脸孔，他猛地醒过来了。他努力睁开眼，对着窗格子外面那条黑河寻思起来。

货仓的大铁门拉开了，里面黑洞洞的，堆满了各种货物，仿佛那是一只怪兽的血盆大口，要把这群正陷于疲累中的工人都吞了进去，于是，紧张而繁重的工作又开始了。

工人肩上托着沉甸甸的米包，从货仓里走出来，弯着身子，吃力地走在摇摇欲断的木板上，然后把米包往舢舨的舱里堆积。七楞来回走了几趟，额上冒出豆大的汗滴，汗珠不

停地流淌下来，顷刻又让阳光给蒸发掉了。他的脑子里一片紊乱，胸膛里仿佛塞着一块大石，感到呼吸困难，整个胸脯象波浪一样急促地跳动。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脸孔涨得红红的，还流露出一层焦灼的神色。他是在忧心些什么呢？而此刻，繁重的工作接踵而来，令他把所有的心事都丢在脑后。忽然，他脚下一滑，身子向后一仰，米包几乎要从肩膀上滑落下来，一只手从背后顶住他，同时又把米包托住了。他咬紧牙根，把米包平衡了一下，这才扛到舱里去。刚才那个帮他的工友老杨，这时和他并肩走下来，边走边问他：

“七楞，你今天怎么啦，是不是有病？”

七楞抹一抹额上的冷汗，摇摇头说：“没有，只是精神差了点。”他拨了一下那蓬乱而湿漉漉的白发，额头上的皱纹看来更密更深了。

老杨轻轻地叹口气，便和七楞走进那黑洞洞的仿佛是怪兽的血盆大口的货仓里去。那里面，几盏白灯发着微弱的光芒，灰白的墙壁上映着斑斑驳驳的阴影，一堆堆货物叠得满满，密得数不清到底堆了多少东西。空气闷热得很，人在里面，只觉得昏昏沉沉。

靠近门边一间用厚玻璃片隔开来的冷气房里，秃顶的栈主把他那团肥肉塞在圆形椅上，双脚搁在桌上，正在悠闲地抽着香烟。

这时，七楞站在一堆箱子旁，头脑隐隐发痛，显然，他的老毛病又在发作了，脸色由红转青，手心又渗出了冷汗。他从袋子里摸出一个用塑胶袋包扎起来的小玻璃瓶，倒出两

粒药丸，就走到水龙头旁边，咕噜咕噜地和着药丸吞下了几口寒凉的水，这才感到精神好了些，又继续扛起了米包。

×

×

×

中午的时候，本来涨满的河水逐渐下降了，河两旁靠岸的地方，露出一大滩浓黑的烂泥，烂泥芭中堆积了腐朽的木头、铁罐、玻璃瓶、死畜的尸体，活象个垃圾堆，发着一阵阵薰人的恶臭。苦力们都去吃饭了，货仓的大铁门又紧紧地关起来，外边还卡上了一道锁头。在一条两旁都是货仓围拢着的横巷，摆着几十摊熟食档，巷头巷尾挤满了从附近涌来的苦力、运输工人，有的蹲着、有的坐在矮凳子上。

七柁和老杨等一群苦力，蹲在“五脚基”上吃饭。七柁手捧着一碗盛得满满的稀粥，只喝了几口，就再也吃不去，喉咙似乎哽着一块什么东西似的，一直想呕。他丢下筷子，站起来，正想离开，老杨也放下了碗，抬起头来对他说：

“七柁，怎么不吃了？饱了？”

“肚子不舒服，不想吃。”说着，他走去付钱。老杨望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在思忖着：“七柁今天怎么了，他一定有心事。”当下，他一口气扒完了饭，回到货仓来。他看到七柁一个人呆呆的站在河边，望着黑色的河水发楞。他走前去站在七柁身边，递了一根烟给他，自己也燃了一根。七柁默默地抽着烟，一动也不动，两眼楞楞地望着河水，仿佛不觉得老杨就站在他的身边。老杨喷了口烟，呼了一口气说：

“七柁，不是我说你，你今天准有心事，是吧？”他用

询问的眼光看着七楞。七楞回过头来，苦笑了一下，摇摇头说着：“我跟你说过，老杨，我没什么心事。真的，我很好，没有事。”

“七楞，我们已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了，你有困难的话，应该跟我讲，难道我一点都不能帮你的忙么？”

七楞长长地吸了一口气，他何尝不想把心事掏出来，但一想到老杨的家境，他开不了口。是啊，大家都是一样的穷，能帮得了这个忙么？一股从未有过的悲凉象雷辟电闪一样掠过他的脑际，他猛然抓了一下头发，把牙根咬得紧紧的，眼睛细眯成一条缝，努力向遥远亮得刺眼的天空看去。太阳象一团火球，烤得人们的血液仿佛要沸腾起来。两个老工人就这样站在河岸上，那长长的影子伸进了河水，粼粼的波光扰碎了影子，仿佛要把它撕开来。

× × ×

午后，阳光斜斜地从高高的窗格子照进货仓，似一道光帘，只见到细小的尘埃在光帘里飞扬。七楞从船舶走回货仓，两腿发软，头昏脑胀，眼前金星四射。米包一压在肩上，他一个踉跄，米包跌在地上，“碰”的一声压在他的脚跟，他并不感到怎样痛，只觉得四周的货物都在浮动，转来转去，渐渐的连在一起。但他不曾倒下去，他倔强的挺着身子，一只手抓住箱头子上的横木，把身子靠在箱头。工友们都围上来，老杨抓着他的另一只手。七楞的双眼紧紧的关闭着，胸脯激烈地在起伏着。老杨从工友手中接过风油，一面揉着七楞的太阳穴，一面焦急地叫唤着他。一会儿，七楞的

眼睛张开了，满眶都是泪水，他茫然地望着周围这群焦急而又热心的工友。大家把他扶到货仓外走廊边的一条长木凳上，让他躺着，还拿来了一杯开水。七楞休息了一会，神智才渐渐清醒过来。他想站起来，马上被人按了下去，一个工友在他耳边说：

“七楞，躺着别动，这里的事由我们来做。”

“别太操心，休息一会就好了。”另一个工友接过他的茶杯，安慰着说。

“谢谢你们，我……”七楞激动的说不出话来。

“大伙都是工人，说什么谢？七楞，你好好躺着吧，我们要去工作了。”

“兄弟们……”七楞紧握着老杨的手，心里感到热呼呼的。

×

×

×

傍晚，新加坡河又涨潮了。天边挂着几朵鲜红色的彩云，遥远的地方，几幢正在兴建的建筑物突现在苍茫的暮色中，新加坡河又回复她那宁静的面貌。一只小舟飘荡在河上，一个印度小伙子在摇着橹，运送苦力们往返河的两岸。他那棕色的眼睛，如同黑河般的深邃。他站在船尾，摇着橹，时而哼着歌，他那略带忧悵的歌声，和着摇橹声，在河面上轻轻地抖动着。就在这时候，七楞和老杨走过那棵茂密的峇查厘树旁，走上了小铁桥。老杨在他身边说了些什么话，他全都没有听进耳，因为，此刻他的心已飞到了那间搭在神庙后的破陋的木屋子——一个苦力老人全部的“财产”。

和老杨分手以后，七楞独自走在幽静的芭地小路上。他的老家就搭在山坡旁，当地人称为“芭南地”的地方。这里的屋子都是依着山势而建，一间比一间高，远远看去，好象叠在一起。山上则是一片坟地，荒芜而茂密的野草，在晚风中摆动着。一棵高大的老榕树，突兀在山顶上，似乎要刺破这暗灰色的天空。

夜幕低垂，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灯火。七楞来到自己的家门，门口敞开着，煤油灯光暗暗淡淡。在靠近窗口的一张木床上，七婶直挺挺的躺着。女儿坐在地上剥着虾米，两个外孙女也坐在她身旁帮忙。七楞走到床边，摸了摸她的额头，七婶“啊”的一声睁开眼，无限凄怆地看着他。七楞替她把被子拉上一点，轻声的问她：

“妳感到怎样？好点吗？”

七婶茫然地摇摇头，说：“没有用了。”说时，一股恶臭从她的咀里飘出来，直钻入七楞的鼻孔里。七楞的心头突地打了一个寒噤，整个人呆住了。

那晚他连晚饭都咽不下肚，一直熬到十点多，七婶的病情突然起了变化，她剧烈地咳着，还呕出了血水，脸孔转呈腊黄色。七楞心中非常着急，慌慌张张的召了一辆德士，便和女儿连夜把七婶送进医院。

× × ×

医生替七婶打了一针药，便抬进了手术室。冷清清的走廊上，七楞踱来踱去。女儿坐在长木凳上，低声地啜泣着。许久许久，医生从手术室里走出来，七楞急步迎上前去问。

医生对他说：

“你的女人需要动手术，她的气管腐烂，晚一点就没有命了。”

“动手术？”七栒一听到这句话，差点昏厥过去。医生那冷冰冰的声音又在耳边响起：

“手术费要三百块，同意就签个名。”

七栒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签了名，就站在走廊上发呆。他仰望着墨黑的天空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三百元，对他这个一贫如洗的苦力老人来说，是一笔大数目。对女儿他也开不了口，自从她过门以后，家境也非常恶劣，靠她的丈夫卖豆腐过日子。这些天来，她寸步不离母亲，为了她，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的合上一眼。现在，她还垂着眼泪，哭肿了双眼。

这一夜，七栒在医院的走廊上，不知来回地走了多少次。等到天色微亮的时候，他才叫女儿先回家，自己又坐在长木凳上寻思着。突然，象想起了什么事，他吸了一口长气，在懒洋洋的晨光中，走出了医院。

象往常一样，他来到了新加坡河畔。开工不多久，肥头胖耳的栈主走出冷气房，监督着苦力们工作。七栒御下了米包，走到栈主面前，声音微颤地对他说：

“栈主，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，我的老婆在医院里动手术，需要一笔手术费，约三百块，你能设法借给我吗？”

“什么？你要借钱？”栈主幌了一下他那光秃秃的脑袋：“现在才几号，还没有到发薪的日子。”

“您通融一下，发薪时才扣回去。”七楞哀求着。

“不成，如果每个象你这样，我就破产了。去去去，别阻碍了我的工作。”栈主板起了脸孔，冷冰冰地呵责着。随后就走进了冷气房，玻璃门重重地“碰”的一声，碰碎了七楞的希望。他呆在原地，两手无力地软瘫下来，不知什么时候，老杨站在他的身边，轻拍着他的肩膀说：

“七楞，你刚才和栈主所说的话，我都听到了。别担心，咱们兄弟决不会站在一旁而不管。”

“是啊，七楞，手术费需要多少，大伙尽量想办法帮你解决。”工友们都丢下工作，纷纷围拢在七楞身边。二十多个苦力你八块，我五块的，把身上仅有的钱全掏出来，一下子就筹到了百多块。七楞接过这些钱，感动得眼眶都潮湿了。

“七楞，赶快回家去吧，别误了时间。”老杨在催促着。从货仓里走出来，他的脚步轻松了许多，心情也比较开朗。

他回到家里，冷冷清清的一个人都不在，邻居们站在门外，在低头细语，仿佛在谈些什么事情，他们的眼色带着点怜悯，带着点同情。七楞惘然地看了他们一眼，这才想起七婶来。赶到医院，一大群人围拢在走廊上。女儿哭着，外孙女也在哭着，几个相熟的邻居也在，大家的神情都是一样同情、凄楚。他慢慢地走过去，人们让出一条路来。女儿披头散发，泪流满面，由她的丈夫扶着。七楞走到她面前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“爸爸！”女儿凄厉地叫了一声。

七柁茫然地看着她，她仍然没有作声。

“爸爸！妈已过身了。”说着，泪珠就象断了线似的，四处迸发。

七柁全身震动了一下，眼前发黑，张口就喷出一大滩的鲜血，他听到许多人的声音，但他分辨不出是谁的声音。他就象一只飘荡在茫茫大海中的孤舟，任那风呀浪呀吹着打着……

“晚了！晚了么？……”他喃喃地自语，而声音也渐渐地微弱下去……

出路

(一)

风在屋外吼叫着，阵松阵紧地扑打着我家的锌板屋顶，时不时掀动着它，响起一连串极不协调的声响。未几，豆大的雨点倾盆而下，所有的声音都忽然变得美妙起来。屋子里窜动着一团寒流，令人浑身上下感到一阵冷嗖嗖的；但我偏偏把窗子打开，让雨点拂上我的脸，仿佛这样就可以冲掉我心里的重重叠叠的忧虑似的。

窗子对面是人家的后门，这时关得紧紧的，雨水顺着屋檐垂下来，流入旁边的一条小沟，沟涨得满满，几乎要淹进屋子里面去。小时候，我就喜欢摺几只纸船，赶上刮风下大雨的时候，把一只只纸船放到沟里，任它飘呀飘呀，一直飘到大沟去。一想起这些儿时的趣事来，我就忍不住发笑，仿佛那儿童的幼嫩的脸孔又一次浮现在脑海里。

妈妈不知什么时候，竟然摸黑进入我的房间里来。我听到她沉重的脚步声，于是把头转向背后，我所见到的，仍然是一张苍老的脸孔。我默默地看着她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妈妈看了我一眼，什么也没说的，迳直走去把窗掩好

了，才说：

“萍，睡吧，这么晚了，又下大雨，干嘛还不上床？”

“妈，我睡不着，我心里很乱。”

“唉！”她叹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走出房门。看着她那略为佝偻的背影，我的眼泪差一点就掉了下来。等到妈妈出去了以后，我才躺上床，仰望着墙壁，古老的挂钟很巧地就在这时响了起来。我闭住眼睛倾听：“噹……噹……”一共是十二下，呀！已经是下半夜了，时间怎么过得那样快？我不觉讶然地睁开眼睛。天花板上乌溜溜的，什么也没有，但渐渐地，我却看到了许多人的脸孔，一闪而逝；另一个脸孔在眼前清晰起来，那是妈妈的脸孔，是一张苍老而毫无血色的脸孔，这是一副多么令人心伤的脸容啊！妈妈今年才不过四十几岁，但长年累月的生活折磨，使她苍老了。一想起妈妈，我也立刻想起了几天前她跟我说的那些话来：

“萍，念完这个月，妈打算把你送进工厂，也好帮妈分担一点生计。”

当时，妈的这些话，确实使我大吃一惊。虽然我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但没有想到，它会来得这么快，以致于使我乱了方寸。我即刻作出了强烈的反应：

“妈，我还想念下去，您就让我念完中四吧。只差三个月的课程，真的，只要三个月，我就可以毕业。”

“妈不是不知道，只是现在的社会，找工作难啊。何况你还有几个弟妹需要照顾，妈的担子快要挑不起罗。”

“妈！”一向不轻易掉眼泪的我，这时也急得六神无

主，眼泪纷飞，我急叫着：“妈，您就让我把中四念完吧。”毕竟，学校对我的诱惑力太大，我承认我对她有一份深厚的感情。

可是，妈妈似乎无动于衷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只叫我好好的去想一想。妈的这些话，无异是宣判了我的“死刑”。试想想，只要三个月，我就可以完成中四的课程，好歹也可以领到一张文凭。可是左思又想，我又觉得妈妈的想法也许是对的。毕竟，象我们那样的贫苦人家，能受教育已是一种幸福了，我还有什么祈求的呢？但又觉得这样离开学校，对我是一项无可弥补的损失，这不单单是指受教育方面，也包括我的感情在内。

自从妈妈跟我讲了那些话以后，我的心情没有一刻能够安静下来；每晚都睡不着觉。有时，我会蒙着被单偷偷地掉眼泪，可是，眼泪又能解决什么呢？看来，我的“命运”是无法改变的了。

(二)

天色还蒙蒙黑，我就醒过来了。

迷迷糊糊地穿上校服，带着一颗创痛的心，我慢腾腾地走在冷冽的街上。

一走进学校大门，周围的一切忽然都变得极其亲切起来。那高耸的校舍，象往日一样伸开双臂把我迎接，校门口那迎风招展的凤凰木，经过一夜风雨的涤荡，显得更加的容光焕发。

我放轻脚步走入课室，东瞧瞧、西望望，好象这课室对我又陌生又熟悉。坐在自己的座位上，一时千万种思绪鼓涌而至。想到今后再也不能听到那朗朗的读书声，再也不能和伙伴们奔跑在广场上、再也不能……，我不敢想下去，只得把脸埋在书包上。

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了，我赶紧抬起头来，装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两眼朝课室门口望去。进来的是淑芬，这个班上有名的“小淘气”，她一见是我，就三步并作两步跳到我面前来，娇滴滴地一叠连声：

“哟！妳来得好早啊！看妳的脸色多难看，有病了？”

我咬住咀唇，猛力地摇摇头。

她把书包重重地摔在桌子上，笑着说：

“我看妳一定是失恋了！”

“谁说的？”我板起了脸孔：“妳正经点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，我的大小姐，算我说错了，行不行？”

我没回答她，只顾一味地死盯着黑板发楞。她在我背上碰了一下，吓了我一跳。我才一瞪眼，她就抢着说话了：

“喂，今天放学去看电影好不好？”

“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“林凤娇和秦汉主演的，妳不去看？”

“不看！什么都不看！”我大声地叫喊起来。

“妳是怎么了？人家又没得罪妳。”她气恼地说：“妳以前不是挺喜欢看这种影片吗？干嘛今天走样了？”

“妳不明白。”我微微地吸了口气说。

不久，同学们都来了，整间课室闹哄哄的。同学们成堆成堆地聚在一块，大声的笑、小声的谈，谈的不外乎是明星、服装、舞会，听得人心都烦透了。整个世界好象只剩下我这个孤独的人，我仿佛被人们遗弃了。

上课钟遥遥地传了过来。

李老师夹着一本厚厚的教科书，走进课室。他把教科书放在桌子上，习惯地托了托架在鼻梁上的眼镜，然后才说：

“同学们，我们开始上课吧！”

我把课本打开，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。我的眼睛虽然紧盯着书本，可是我的思想却又不知飞到那里去。李老师讲了些什麼话，我都没听进耳；我想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，幸好李老师并没发觉到。好不容易挨到下课的钟声响起，我已疲倦得满头大汗。

紧接着李老师来教课的，是个子又矮又瘦的历史老师。她的脸上常带着可亲的笑容，语音娓娓动听；真难以令人相信，象她这样的年纪，便戴上了一副深度眼睛。厚厚的眼镜片里，在早晨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反射出来的光亮中，她的眼睛显得多么有神韵。往日，这一课是我最喜欢上的课，我的历史成绩也是全班最好的。然而今天，我竟然一句也听不下。那些精彩的历史故事，对于我这个快要被撵出学校大门的人来说，早已失去了意义。我百无聊赖地玩弄着自己的衣角，对于身边所有的一切，索性来个不理不睬。

没有人注意到我的“失态”，连一向精明的历史老师也没注意到；这恶劣的“命运”似乎一早就驻定了似的。

下课了。

同学们一窝蜂地涌出课室，吵吵嚷嚷地竞相奔下楼去，一阵阵快活的笑浪直冲入我的耳帘。看着同学们那种你推我挤的样子，我心里不由得打了个趑趄。过去，我也象她们一样，不管楼梯口有多少人，就是一个劲儿往楼下挤下去。以后呢？……我不敢再想了，快步地走出校门。

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街上的一切景象，尽管摆出一副冷漠的姿态迎向我，似乎在嘲弄我这个即将失学的女孩子。我低着头，不敢去看迎面走来的人，每走一步，心里的悲伤又增多一分。不知不觉地，我又来到了海边。

坐在那绿荫底下的石椅上，我尽量把心情放宽，让海风拂着我的脸和长发。

蔚蓝的海面上，停泊着一艘艘的远洋巨轮。巨轮旁边，飘荡着几艘舢舨或大船，繁忙的驳运工作就在那边展开。

我久久地注射着大海，汹涌的浪涛冲击着堤岸，也悄悄地奔泻入我的心房。我忽然有一阵冲动，扔下书包，迳直走到堤岸边去。在那儿，阳光晒得我头昏脑胀。飞溅的浪花，时不时随着海风扑打在我洁白的校服上。旁边一些过路人，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我，大概以为我想跳海自尽吧？我自嘲似地笑了一下，转回身，拾起书包，便离开那风景怡人的海边，走回家去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早早地起了床，打开窗子，望着窗外。

（三）

又是一个漫漫的黑夜到来了。

象往常一样，我从书包里取出课本，纸和一本字典。打开了书，我习惯地把今天所学的课文翻阅一遍，但很快地，我又把书合起来。“现在还读这些干什么？”一想到这里，我再也没有心情看书，索性一头躺倒在床上。

不知躺了多久，房门外传来了妈妈的呼唤声：

“萍，有同学来找妳。”

一听到有人找我，我的精神又来了，赶快跳起身来，一头冲出房门，厅里坐着一个少女，这时正好与我四目相投，彼此都“啊”的一声。我兴奋地握着她的手，叫道：

“郑惠贤！”

“叶丽萍！”

我们都笑了起来。

“这么多年不见，让我看看，妳有什么改变？”我细细的打量着她：“惠贤，妳现在干那一行，怎么晒得这样黑？”

“妳猜猜看。”她佻皮地眨着眼说。

“大概是建筑吧。”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心里并不以为她真的去当什么建筑工人。

“妳真厉害，一猜就中。我正是建筑工人。”

“什么？妳真的去干建筑？”我忘形地喊叫起来。

“这有什么奇怪。”她淡淡地说：“现在的时代不同了。”

“堂堂的一个中学生，干嘛要去干这种没出息的工作呢？”我不禁替她想到可惜的说：“怎不找些轻松的工作做，建筑工作又危险、又辛苦，太不值得了。”

“这不是值得不值得的问题。”她有点严肃地说：“时代在变，历史在前进，我们做女人的，应该学男人一样，走到生活中的各个阶层去；而干建筑这一行，的确能给我们一些磨炼。妳看我的身子，不是挺结实的吗？”

“别跟我谈理论，我没兴趣。”我耸耸肩的说。

她换了一个话题说：“再过三个月，妳就要参加中四会考了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别提了。”我的笑容顿敛，眼眶又不自觉湿润起来。

“怎么了？”她问。

“我妈妈不允许我念完中四。读完这个月我就要离开学校了。”我黯然地说。

“那妳应当尽力说服伯母啊。”

“我不知费了多少气力，仍然一点希望也没有。看来，这一切是无法改变的了。”

她想了一下说：

“这也好，反正妳已读了那么多书，也不在乎这几个月嘛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希望拿一张文凭。”

“文凭？文凭能当饭吃？”

“至少将来找工作比较容易。”

“其实，那是自欺欺人而已。现在有多少大学毕业生，一走出学校大门，就马上成为无业游民。何况妳只是中四生，人家不看妳的文凭的。”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我呐呐地说：“有文凭好过没有，至

少在亲戚朋友面前，我还能抬一下头嘛！”

“好了，我不想再跟妳争辩。我想问问妳，今后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天晓得！”

“我看这样，妳到我们工地来见识见识，磨炼一下怎么样？”她挺轻松地说。

“什么？妳要叫我去干建筑，不不不。”我着急地摇头：“我不会走妳这条路的。”

“那妳想走哪条路呢？”

“我想找个较轻松的职业做做，如书记啦、售货员啦，当然，最理想的工作是书记。”

她摇摇头，笑了：“有没有这个‘机会’呢？”

“这就很难说。不过，我会去碰碰运气的。”

“我祝妳好运。”她伸出手来，再次与我握了握；然后说：“如果到时妳找不到工作，可以来我家，这是我的新地址。”她拿了张上面写着地址的纸片给我。

“到时才说吧。”

送走了郑惠贤，回到大厅上，妈妈问我：

“刚才那位是谁啊？怎么说话那样凶的？”

“她是我中二时的同学。中二没念完就出来工作，她的人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很凶，人倒是很好的。”

“她是做那一行的？”

“建筑！”

妈只是“哦”的一声，没说什么。我走回房间，躺在床上

上。刚才郑惠贤所说的那些话，又盘旋在我脑海里。要是今后真的找不到工作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难道要叫我去做建筑。这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。有次看到报上刊载有关建筑工人跌死的惨景，我就全身起寒栗。这一条路我是不会走的，我安慰着自己，可是我又该走那条路呢？一时之间，我又陷于迷惘中……。

(四)

距离失学的日子只剩下最后的天了。

这些日子来，我天天的在默数着日历上的数目字，每撕掉一张日历，我的心情就越加感到恐惧。特别是在黑夜里，我更睡得不安，常在半夜里醒过来，一醒就无法睡得下，以致于精神越来越差。

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我该好好的珍惜这最后两天的光阴。

放学后，同学们都走了，我还舍不得走出学校大门。篮球场静悄悄的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我就坐在球场边缘的椅上，瞧着蓝天的云发楞。好一会，忽然听到身后不远处有脚步声，回头去看，原来是李老师。看他的样子，大概是要回家了。李老师也看见了我，他奇怪地“噢”了一声，走前来问：

“丽萍，放学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”

“我不想回去。”

“怎么？跟家里吵架了？”他托了托眼镜问。

我一个劲地摇头，把他弄得有如堕入五里雾中。他在我

旁边坐下来，轻声地问：

“妳到底有什么烦恼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欲言又止，心里真象倒了胃似的。

“别怕，有什么事向老师讲。”他慈爱地说。

“老师。”我鼓起勇气来说：“明天，我就要离开学校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他惊撼地耸动一下肩：“妳是说，从明天开始，妳不来学校上课了？”

我沉默着。

“那到底为什么呢？”他叹气似地说：“妳的成绩一向不错嘛，为什么不读下去？中四会考只差两三个月的时间。”

“我不是不想读下去，而是我的家庭环境不允许。”

他沉默了好久好久。我知道，他心里也一定感到难过。在班上，他最疼的就是我这个“穷学生”了。

“这样吧，妳暂时回来学校上课，我替妳找几个小学生补习，怎样？”

“不！我已经想过了，或许我妈妈的决定是对的。”

他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也不勉强妳，妳好自为之吧。”

跟着，他走了。片刻，我也怅怅然地走出学校。

第二天在课堂上，我的心情陷入了无比的沉痛中。李老师也显得无精打采，他时不时用眼光扫过我的脸，眼光中有不尽的同情和惋惜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，下课的钟声传过来了。

李老师夹起厚厚的教科书，临走时又瞥了我一眼；我用无可奈何的苦笑送走他的背影，眼泪不禁又涌上眼眶。

一节又一节过去了，一个老师又一个老师走了。

现在是刚敲过休息节的钟声。一部份同学到食堂用餐去了，我拉住小淘气，把一本纪念册推到她面前去，她愕然地问：

“怎么回事？现在又不是毕业的时候，妳拿这个给我未免太早了吧？”

“不早，今天是我最后一课。明天起，我就不来学校了。”

她傻了一下，马上，象给谁击了一拳：“妳的话当真？”

“我没心情骗妳。”

我瞧见她眼睛红了，平时任性的小淘气，这时却淘气不起来。她把手按在我肩上，用一种纯真的眼光看着我：“妳怎么不早跟我们讲？”

“现在讲不也一样吗？”

我即将离开学校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全班；每一位同学都趋前来，与我握手的、恳切道别的，都使我深受感动。特别是小淘气，她更关心的紧绷着脸，老半天不说话，反而要我“安慰”她：

“小芬，别难过，天下那有不散的筵席？只要我们的友谊不变，无论在那里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妳说是不是？”

她只好执拗地点点头。

等到全班同学都在纪念册上留下片言只语以后，上课钟

也响了。

最后的一节课我没法上，我害怕到时与同学们道别时，我会支持不住。乘老师还没来接班，我就赶紧夹起书包，向同学们说了声“再见”，就快步冲下楼去。

走出学校大门，我大大地喘了一口气。回头去看时，金黄色的阳光正爬上了学校的屋顶。我站在学校门口，心里疾呼着：

“再见！我可爱的学校！”

“再见！我亲爱的同学！”

（五）

我比平时早一点回到家，换下了校服，我又习惯地从书包取出纸笔来，但很快又放下了。功课！功课！我还作什么功课？从现在开始，这一切都与我永不再发生关系，我生气起来，把书包狠狠地扔到床底下去。

整个白天，我就在寂寞中渡过。平常有功课伴在身边，还不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却觉得万分的无聊。我该作些什么呢？我问自己，难道就这样踏入社会大学？

妈妈在唤我吃晚饭了。

我懒懒地走出房门。面对着那些菜肴，我一点胃口也没有。妈妈在旁边说：

“萍，妳怎么不吃饭？”

我没回答她，端起饭碗，胡乱地扒了几口，就收拾去了。

还没躺多久，妈的影子又出现在房门口。

“萍，明天开始，妳跟祥嫂到船上去工作。”

“什么工作？”

“我也不太清楚，听祥嫂说，是在渔船上工作。这份工还是妈托了人情才找来的，妳要多花费心机去做，别处处使人为难。”

说着，妈又走出去了。

渔船？明天？工作？面对这一大串新的问题，我简直束手无策，难道就这样空着双手去工作？我理想中的职业呢？我茫茫然地想。想得疲倦了，便一头倒在床上，竟然迷迷糊糊地睡去。

(六)

船，在浪涛中飞速前进，排排巨浪，象狂荡不羁的野马，直把小船掀上半天。我坐在船舱里，同行除了祥嫂，还有几个都是住在附近的女孩子。我一生中很少坐过船，除了每年到龟屿去一趟以外。所以，开始时，就觉得蛮新鲜，心里的烦恼也无形中减少了。

船大概航行了半个小时左右，我们就到了目的地。

眼前是白茫茫的一片。水连天、天连水，汹涌的波浪，冲击着小船，直叫人站不稳。前面是一艘万吨级的巨轮，据祥嫂说，那是一艘来自台湾的渔船。只见船桅上系着一面青天白日旗，迎风飘荡。那艘船不晓得有多大，我只觉得它就好象是一座乌溜溜的小山似的。

小船慢慢地靠拢巨轮。

波浪打在巨轮的船舷上，溅起一团团的旋涡，靠在巨轮旁边的小船，激烈地东摇西摆，看样子似乎随时会翻伏似的。巨轮上垂下一道活动钢梯，人们就一个个把从梯子攀上巨轮。我走在最后第二个，整颗心七上八下似的，脚刚要跨上活动梯，猛然一排巨浪打来，船头偏了方向，离开活动梯有几呎远。我的脚很快地缩回来，但整个人却失去重心而滑倒，好在旁边有一条绳索，我眼明手快地抓住它，人伏在甲板上，冷汗夹着热汗，一颗颗地淌下来。我闭住眼默默的祈祷，好一会才爬起身来。

祥嫂怪责我说：“看妳这么胆小，怎么适合干这种工作呢？”

一阵羞愧涌上我的心房，我咬了咬牙，什么也没说的，等船夫再次靠拢活动梯时，就奋勇地纵身跳了上去。活动梯摇晃着，我发觉我的腿在抖，但还是硬着头皮爬上去。

这种滋味，我还是平生第一次尝到，心里不由得一阵难过。自己读了那么多年书，倒不如一些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劳动妇女，我苦心得来的“学问”不是白费心机了吗？

怀着复杂的心情，我随着祥嫂她们走向第三舱的甲板上。

船上的水手们把盖在舱顶的两层帆布拉开来，又把舱盖用“吊车”逐一打开，一阵阵寒气从舱底直冒上来。从舱顶望下去，下面是一个面积宽广而深的底舱，堆聚着数不尽的箱头。箱头上并没加盖，看得见一尾尾巨硕无比的冰冻鱼。我们的工作，就是把这些鱼，分门别类地拣在一处，洗乾淨

以后就装在箱子里，然后由“吊车”吊回底舱重新叠好。听说这些冰冻鱼全是在南中国海捕捞来的，现正准备运到日本去销售。

片刻光景，工作就宣告开始了。

我发见到人人手上都戴着一副胶皮套，但我没有。祥嫂扔了一只给我，并说：“明天记得带一副手套来，不然，冰块会把你的手冻坏的。”

我唯唯喏喏地应着，心里可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“吊车”把四件箱头搬到甲板上来，人们都趋前去。

这样的工作看来很简单，只要把鱼洗干净，装在纸箱里，用粘纸把纸箱封密，再在外面加几条铁丝“绑”牢。

“吊车”就可以把纸箱吊到舱底，那边另有几个女孩子在叠纸箱。碰到十多呎长的大鱼，就必须用斧头把它砍成一块块，以便逐块装入纸箱。

我的手一接触到冰冻鱼时，那种冰寒的感觉马上从手上直透入心房。哗！这是什么冰冻鱼，怎么会冷到这个样子的？

拣呀洗呀，手上的冰寒越来越重，但全身早已汗如雨下。由于箱子只到人腰，所以工作起来必须弓着腰，时间一久，腰酸得几乎要挺不直。脱掉手套一瞧，整个掌心又红又肿。但我固执地咬着牙，勉力支撑下去。

时间过得很慢，一个小时在焦灼中过去了。

我伸了伸腰，长长地吹出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脑子里忽然感到一阵昏眩，一股气流直冲上喉咙，我知道我快要呕

了，便飞快地走向轮弦边，在那儿，我激烈地呕起来，连胃酸都快呕出来了，还不能制止这可怕的行动。

祥嫂轻揉着我的背脊，咀里可在埋怨着：

“后生女，怎么适合做这种工作？妳妈也真是的，硬说可以，好了，妳看现在，要怎样工作？”

我把挤出来的眼泪抹乾，洗净了咀，挣扎着要回去工作。祥嫂却阻止我说：

“妳过去那边休息吧。”

我已不得有个地方可以躺下来，听她这么说，我就顺了她的意思，走到水手室门外的走廊去。靠在又冷又硬的钢板上，整个脑袋天旋地转的。经过刚才那么样的一呕，我全身的力气都吐光了，只感到身子软绵绵的，浑身都沾不上一点劲。我暗暗的责备自己，为什么那样的不中用？平常夸夸其谈，一碰到实际的情况便垮下去了。

我象一个在擂台上失败了的拳击手，默默地等待着裁判员的“宣判”。

好不容易挨到吃饭的时间。祥嫂走了过来，递了一包饭给我，然后问：

“肚子好点了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，把饭推回给她：“我吃不下。”

“吃不下也得吃啊，在这里不吃饭是不行的。”

“我真的吃不下。祥嫂，我想——”

“妳想回去？”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，轻轻地一笑说：“时候还早呢，船要在五点才会来载我们回去。”

一听到这里，我整个人软下去了。天！还要等到五点，我要怎样渡过？

“拿去吃吧，好歹吃一点。”她脸无表情地说：“这种工作环境，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。”

适应？我在心里叫着：不！不！打明天开始，我是不会再回到这种地方来受罪的了。

我默默地接过饭，勉强吃了几口，就把饭重新包好，一扔就扔到海里面去。

(七)

一踏进家门，妈就迫不及待地问我：

“萍，做得怎么样？”

“别提了。”我懊丧地答道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今天呕了大半天，我全身都软了。”

妈笑了一笑：“没关系，初次工作是不习惯的，过两天就会好的。”

“不，妈，我不想再做下去了。”

“妳这孩子，到底是怎么搞的，只做了一天，就不想干了？”

“妈，妳不明白那种工作……”

“工作都是一样。这一点点苦妳就熬不来，将来怎样出去跟人家讲。”妈皱了皱眉：“何况这工作还是妈托了人情才找来的，妳叫我要如何跟人家交代？”

“我不管。”我使起了小性子：“这种工作，那有一点出息？”

“那妳说说看，什么工作才有出息？”

“最好是找到一份冷气房的工作。”

“妳在做梦。”妈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妳到底有什么资格去找这样的工作？”

妈的话仿佛是一支利剪，刺伤了我的心，我感到眼眶一阵发热，赶忙奔回房去。倚在窗前，望着渐次发黑的天空，心里象有千绳万结缠绕着，不禁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特地到附近的报摊买了两份大报。平时我是不大看报的，不过这次为了找工作，不得不买来翻翻。那些什么国际新闻、娱乐消息，很快就被我翻过去，最后把两三百广告版全都找出来，一个广告又一个广告地看下去。到处都在招请车衣女工、电子女工，还有什么纺织工厂、塑胶工厂也要请人，这些我都没兴趣；虽然一天六、七块钱的工资，对我是有吸引力的，但我决不会前去应徵。翻呀翻呀，终于给我找出了几个小广告，都是招请书记或办公室人员的启事。我如获至宝的把它一张张地剪下来，然后就开始写信。可是一拿起笔来，我又踌躇不安了。信我不是没写过，但象这样的应徵信，我还是第一遭碰上，该怎么写才好呢？想来想去，好不容易才写完了十几封内容相同的信，然后又到附近的书店买信封，再到邮政局买邮票。等到一切工作都顺利地完成了以后，我这才大大地喘了口气。

下午，同班的几个同学来找我，大伙儿关心地问长问

短，真令我感动。在这缺少温暖的环境里，能有这么样一些关心我的好同学，的确令人充满着欢乐。不过，在同学们面前，我不好意思把昨天去渔船工作的情况，向她们讲，生怕她们会取笑我经不起磨炼，只说寄了一批应徵信，目前正在等待消息，如此而已。最后，她们还不断的安慰我、鼓励我，才告辞回家。

打这以后，我就天天怀着盼望的心情等候有关方面的回音。可是一连等了十多天，连一封信的影子也没有，我不由得感到失望；但仍不死心，又寄出了十多封信，可是结果仍然和上次一样，我从失望又坠入了绝望。

这些日子来，我很苦闷，也很消极，确实不晓得自己该走向那里去。而母亲又是天天的在唠叨，越发使人感到前途黯淡，人生充满着灰色的情调。我开始尝到没有工作的苦楚，我的内心塞满了牢骚，但又找不到对象来发泄，就只有把自己密密地关在斗室里，整天写些莫明其妙的“日记”，或作些虚无飘渺的美梦。

这一天，我又买了一份报纸。过去，每当打开报纸时，我总是带着热忱和希望，但现在，我并没太多的兴奋。按照习惯，我先从广告版看起，越看我的心越沉，很想把报纸扔掉，但又舍不得。看着看着，忽然一个小广告闪入我的眼帘，大大地引起了我的兴趣。那是一则徵聘女职员的广告，它所开列出来的条件多么优厚，什么“薪金优厚”、“工作轻松”、“第十三个月花红”等等，确实很吸引人。虽然它所徵聘的是女职员，但没说明是什么工作性质；依我想，大

概不会是什么特别的职位吧，何不去碰碰运气，也许到时会有什么“奇迹”出现，这个念头一闪，就这么样决定下来了。

我赶快换了一件衣服，按照着报纸所列明的地址，来到××银行大厦楼下。

举头一望，五、六十层高的大厦巍峨耸立，气派雄伟。这种地方，该不是我这种身份的人所应来的吧，我犹豫着，不敢冒然地走进去。不知站了多久，我才慢慢地走进去。搭了电梯，不多一会，就上到二十四楼。出了电梯，两边各有一条走廊，光滑的地板亮得把人的倒影都照出来。我很快地就找到那间×××出入口商的所在。前面是一道玻璃门，我缓缓地推开它，马上就有一股冷气迎面扫来，令人打了个冷噤。进去一瞧，我的天！里面闹哄哄的，挤了十多个少女。看情形，这些人都是来应徵工作的吧？一份工作，那么多人申请，看来被录取的希望是很微茫的。心里虽然这样想，但双脚不听使唤，只得楞楞地站在人群中。

我靠在墙边，细细地打量着眼前的环境。那些少女，年龄与我差不多，但看她们的衣著打扮，真使我瞠目结舌。一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脸上涂的是各种名贵的化妆品，身上大红大绿，也有穿牛仔裤的少女，脚下大都是高跟鞋，要不然，就是有着古古怪怪的装饰的鞋子。小小的办公室，因为被这群人所占据，而显得拥挤不堪，冷气机吱吱的响，但冲不散混合在空气中的化妆品的香味、人们的汗酸味。

偶然瞧一瞧自己的身上，虽然穿得够整齐，但与这些少

女比起来，实在是天渊之别。这套衣服，我自认是一生中最漂亮的了，想不到在这种场合中，它却令我大出洋丑。只见人人的眼光都注射在我身上，有的在窃窃私语，似乎正在奇怪，从那里钻出一个土包子来吧？

我低垂着头，不敢去看别人。偏又看到自己那双又脏又旧又破的鞋，这时我真恨不得有一道玻璃门，好把自己与这群人隔开来。然而没有用处，周围的环境，是那么样的令人窒息，自己混在这群人当中，的确太刺眼了，这种地方，我本不该来的，却硬硬的闯了进来，我该怪谁呢？

人一个个地被叫唤进另一间冷气房。进去时快，出来的也快，不用说，那是什么希望也没有了。就这样，不消多少时间，人群就减了一大半。我偷偷望了一下挂在墙壁上的电钟，十一点了，肚子开始感到饥饿。

轮到我被叫进去时，十二点差不多要到了。

我忐忑不安地推开经理室的玻璃门，一张长方形的檀木桌旁，坐着一个面容冷峻的眼光阴谄的中年人。看见我进来，他把剩下半截的香烟猛力往烟碟按去，一面用眼光向我打量着。我的心剧烈地跳动了几下，想起自己那一身的寒酸相，心里又窘又羞。片刻，他才叫我在他前面的一张椅子上落坐。然后，他就象审问犯人似的向我发出连珠炮发般的“审讯”：

“妳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叶丽萍！”

“今年几岁？”

“十七。”

“以前在那儿受教育？”

“××混合中学。”

“读到多高？”

“中四。”我的声音低得仿佛只有自己听得到。

“有没有带文凭来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我忘了。”

他抬起头来直视着我，似乎要在我脸上看出一点什么端倪来，我的头垂得更低了。

“妳会不会英文？”

“一点点。”

“会不会簿记？”

我摇头。

“会不会打字？”

我还是一个劲的摇头。

他的眉毛整个儿地挑了起来，脸上开始现出鄙夷的神情来：“妳不会英文，也不会簿记，又不会打字，妳来申请什么职位？”

“女职员啊，报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”

他笑了起来，笑声怪刺耳的：“我们请的女职员，最低限度要会英文，妳什么都不懂，怎么也学人家来找职业呢？再说，妳们华校生的办事能力，实在是比不上英校生。”

他的话简直是侮辱！难道不懂得英文，就不能生活下去吗？！

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二话没说，拔脚就夺门而出，身后响起他那魔鬼似的笑声。

从冷气房出来，搭电梯到了楼下。走在街上，火辣辣的阳光照在脸上，好不烫人。回头去看，那高耸云霄的摩天大楼，整个儿地被阳光照得堂亮，正以她那傲视一切的姿态俯瞰着大地。

我慢慢地走，刚才的那一幕又不期然地浮上脑际。经过新加坡河畔，我驻足看了一会，烦躁的心情渐渐的得到一丝抚慰。

(八)

自从那次因为申请女职员碰了钉子以后，我就不再有这样的想法。虽然如此，我的心情并未平静下来，反而陷入另一种莫名的混乱中。

晚饭后，妈妈就出门去了。我不知道她去那里，但我猜想得到，她一定是为了我的工作问题而奔忙。这些日子以来，妈妈也的确辛苦了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晦涩。

果然，一小时以后，妈回来了，同时带来了一个“好消息”：她为我找到一份纸盒厂的工作。如果在过去，我一定会欣然的接受下来，现在，我却连一点高兴都没有。妈问我意思怎样，合意的话，明天就可以上工。我这样回答她：

“妈，我不想打这份工。”

妈生气了，胀红着脸的问道：“妳东挑西选的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我沉思了一会，才回答道：“我想过了，与其这样跑来跑去，倒不如跟我的同学到建筑工地见识见识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妈愣住了，脸色十分的难看：“你什么时候有了这种可怕的念头啊？”

“几天前。的确，妈，我想了又想，还是觉得到建筑工地去，也许会适合我的个性。”

“哎呀，你是怎么想的，好不想，偏要想去干这种没出息的工作。”妈忍不住又唠叨了起来：“你想想看，那种凶险的地方，风吹日晒，你肩不能挑、手不能锄，做得来么？一个不小心——”

“妈，你想到那里去了。”我不等她说完，就赶紧打断她的话说：“那种危险，也未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嘛。”

“不行！我不会让你去做这种工作。”

“妈！”我近乎哀求的说：“这些日子，我什么工作都找遍了，就是一点头绪也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不进神经病院才怪。”

“现在妈不是替你找了一份纸盒厂的工作吗？”

“可是这份工作并不适合我啊！”我狡辩着：“妈，你就让我试一试吧，如果真的不行，我就听你的。”

妈妈沉默着，脸上现出十分为难的神情。

“妈！”

“好吧，你尽管去试吧。唉，你这孩子。”她喃喃地自语：“跟你爸的个性一模一样，真拿人没法。”

“妈！”我连忙阻止她再说下去。每次，她只要一提起

爸爸，心情就显得异常地悲哀。

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眼眶里泡满了泪水，望了我一眼，就默默地走出房去。

妈走了，房间里又静寂了，我的心情反而难过起来。

爸爸从前也是个建筑工人，他整天攀爬在高高的木架上髹漆。有一次，木架倒塌了下来，爸爸受了重伤，昏迷不醒，连续躺了一星期，最后在一片哭声中永远地长眠了。虽然有关的建筑商有拨给我们一笔抚恤金，但区区的几百块钱又怎能换回爸爸宝贵的生命呢？

爸爸生前最疼我，我要什么，他总千方百计的给我找来。他虽然没读过什么书，但心中所藏的“学问”却丰富得很。只要他有空，一定会讲几个古代的历史故事给我们听。什么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，娓娓动听。然而，这一切，都随着爸爸的“意外死亡”而告烟消云散。

爸爸离开我们已经有许多年了，这些年，全靠妈妈一个人在洗衣厂工作，挣钱回来养家的。除了洗衣厂的工作，她还得更深入静时跟一些同年龄的妇女到车厂去洗巴士车。妈妈是这样辛苦地把我们拉扯大，但她毫无怨言。

有时，我会觉得妈妈很可怜，心里很想帮她分担一点忧愁，恨只恨“肩不能挑、手不能锄”，虽然读了那么多年的书，可一点忙也帮不上。所以这次，我暗自下了决心，一定要象妈妈一样，把生活的担子挑起来，把她肩上的担子接过来。一经下了决心，就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了我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就兴致勃勃地来到郑惠贤的家。

那是一幢旧式的楼屋，也许在某些地方，这种楼屋要被列为“危楼”而拆掉，残旧的模样，构划出它的年代的久远和历史的沧桑。

惠贤住在二楼，两房一厅。其实，那也不能严格地算是“房”和“厅”，只是人们用厚木板间隔开来的小单位而已。

门是开着的，我一脚就跨了进去。里面的情形，登时使我的脚步停顿在门口。

原来里面除了郑惠贤，还有三个女孩子，挺热闹的。

郑惠贤走了过来。

“我就知道妳一定会来的。”她笑着拍拍我的肩膀。

“我是迫不得已才来的。”我答道，脸上不禁一阵发热。

“哦？什么迫不得已？”她瞪大了眼睛问。

我怪腼腆地笑了笑，算是回答。

“没关系，我先跟妳们介绍介绍。”她面向那群人，指指我说：“这是叶丽萍，我中二时的同学。”然后她转向我：“她们都是我的工友。”

她们一个个热情而大方地伸出手来，我也只好伸手出去与她们握了握。耳边听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：

“我叫庄小红。她是郭秀兰，这个是白小妹。”

我不住的点头，咀里不住的“嗯嗯”连声。

大伙儿寒喧了一阵，郑惠贤就开口问我：

“丽萍，妳今晚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脸上又热了起来，结结巴巴地：“我想……跟妳们去工地见识见识，不知道有没有空位？”

“妳真的想通了？”她答非所问，说的又是那么令人难以应付的话，我只得闭住咀。

“欢迎！只要妳肯干。”

“不用办什么手续吗？”

“不用！等明天我带妳去工地，向工头说一声就可以了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再问：“究竟是做什么的？”

“挑灰！”

“不知我干得来吗？”

“什么工作都需要锻炼的。不要怕干不来，就只怕不肯干。”她意味深长地说。

我无可奈何地点点头：“那明天什么时候上工？”

“七点左右我去妳家找妳。”她望了望我：“妳有旧的衣服吗？这种工作是很肮脏的。”

“好象有一两套。”

“这样吧，妳穿我的好了。”她边说边转回房里，稍顷，拿出几套旧衣服来：“妳的身材和我差不多，应该可以穿得下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”

“怎么不行？反正我有多出几套，自己也穿不了那么多，丢掉的话又嫌浪费，所以还是妳拿去穿的好。”

她的态度很坚决，似乎不容我分辩，就一古脑儿地推到我面前来。

这时，她又说话了：

“干建筑这行，要吃得起苦，要经得起磨炼，不是咀上说说漂亮话，就可以蒙混过关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出来磨炼磨炼的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她用手按住我的肩膀，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不住地往我身上瞧，那副神情就象大人拿小孩寻开心似的，我倒给她瞧得脸红耳赤了，忙问她：

“你这样瞧我干嘛呀？”

她笑了笑，黝黑的脸庞上，绽开了一朵笑靥，显得更美丽和活泼了：“我看不久啊，你会变成非洲黑姑娘！”

她这一说，逗得我也笑了，那三个建筑女工笑得更响亮。

整间屋子闹哄哄的，充满着笑声，这种气氛使我感到亲切，也使我感到欢快。多少日子以来的霉气，好象都被笑声驱散，被热情溶化了一般……。

（九）

一辆小型的载人罗哩，沿着笔直而略呈倾斜的金文泰路，向乌鲁班丹的方向驶去。我们六、七个人都坐在司机后面的车卡内，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，毫不拘束。晨风从我耳边擦过，扰乱了我的长发，也撩起了我起伏不定的思潮。温暖的阳光照在脸上，有说不出的舒适感。

罗哩从大路弯入一条小路，走不多远，就到了路的尽头。眼前开始坦露着一条烂泥路，整条路布满着坑坑窟窟，车轮碾过时，罗哩左右摇摆，震得我头昏脑胀，幸好很快就抵达了目的地。

我跟着众人跳下车来，脚下踏着的是烂泥，粘粘的，仿佛渗着泥水，侵入我那破了一个洞的旧布鞋里去。展眼四望，我登时愣住了，这是一个怎样混乱的世界啊！只见一座座尚未刷上灰漆而显露着凹凸不平的墙壁的建筑物，插在烂泥和废料堆中，所有的建筑物的外围，都架起了高高的棚架；地上都是一堆堆的铁板、铁支、木板、木条、铁丝网、砖头、沙……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堂来的东西；远处还有铲泥机、打桩机、压土机，而人就必须在这些材料堆中工作！这种工作环境，我第一眼就不高兴了。想象中理想的建筑工地，竟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

郑惠贤把我领到一间“房间”，把带来的东西都放在那儿。换好衣服以后，她又领我到一间外表比较象样的“房间”。面对着一个脸孔瘦削，皮肤黝黑，头戴钢盔的中年人说：

“她叫阿萍，是我的朋友，今天来上工。”

他看了我一眼，把我的名字写在“工册”上，就爱理不理的说：

“妳就带她一齐工作。”

从那“甲巴拉”的“办公室”出来，我已流了一身的大汗。

这时，阳光也开始变得猛烈而酷热起来，它的光几乎洒遍了工地的每一个角落。

郑惠贤带着我跨过一道阴沟，后面是一个工棚，里面有几档食物档。她领我走入那座四面通风的工棚，找着一个戴眼镜的年龄看来约大我十岁的女工，就把我交给她，并说：

“这是阿萍，今天刚来上工。等下妳带她去我那边，我现在去准备‘家伙’。”

她忘了替我介绍，象个冒失鬼似的，匆匆忙忙又跨过阴沟，消失在那一堆堆小山似的材料堆后面。

“阿萍，哦，我姓江，江芳，两个字而已。妳呢？”那个戴眼镜的女工态度和藹地问我。

“叶丽萍，妳叫我阿萍好了。”

“吃过早餐了吗？”

我无言地点点头。

“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到那边去。”

接着，我又跟她跨过阴沟，穿过材料堆，来到一座建筑物前面一块较空敞的场地，场地中央偃卧着一架搅泥机，旁边是一包包的红毛灰，还有几大堆黄色的沙和小石粒。

片刻，只见郑惠贤和庄小红分别扛着扁担，装石灰的小铁桶出来。

江芳在我旁边说：

“这里要建四层楼的公寓。等下要把石灰挑到二楼铺地板。妳有挑过石灰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不要紧，妳跟着我。”

正在说话间，各种敲击的声音几乎同时地从工地的各个方向传来。

一个男工上前去把红毛灰从上面推落到地面上来，另一个男工解开了车在袋口的线，然后把它全倒入那象漏斗的搅泥机里，又加了沙、小石粒和水，最后把机器开动。轰隆隆的声音里，我的神经好象给震碎了一样，整个人木然地呆立着。

一会，搅泥机停止了转动，从“漏斗”倒出石灰来。工友们一个个地把石灰盛在两只小铁桶里，把扁担往肩上一放，就毫不费力地挑了起来。

我学着江芳的动作，尝试把两桶石灰都挑起来，谁知道，当我把它挑上来时，两只铁桶活象跷跷板，一上一下地，任凭我怎样去平衡，还是差那么的一丁点。

“慢慢来，不要紧张。”江芳帮忙我把扁担摆平了，就和我一道走了。她走得多么的稳健，整个扁担的压力都压在她肩上，却似乎毫无感觉似的。而我却走得摇摇摆摆，两只铁桶晃来晃去，一阵阵痛直往肉里扣。走完平地，开始爬楼梯，那真是苦不堪言，每爬一级总得停一下，等铁桶不再摇动才再爬第二级。上到二楼，我喘得几乎要憋不过气来，豆大的汗一滴滴地从额前淌下来，顷刻间就湿了衣衫。

如此挑了三几回，我整个肩膀的肌肉仿佛败坏了似的，又麻又痛，两条腿越来越感到乏力，而且喉咙里似乎窜动着一团火，连呼一口气都感到困难。不用说，我心里的埋怨和

懊恼，就象黄河崩堤，源源而倾。

谢天谢地，喝茶休息的时间终于被我盼来了。我御下肩上的扁担，长长地、长长地呼出了一口大气。

在工棚里，我大口大口地吸着冰冻的汽水。等我吸完了最后的一口，郑惠贤才找到了机会说话：

“丽萍，觉得怎样？还干得来吗？”

我只有苦笑，因为除了苦笑以外，我实在找不出有什么话来回答她。

“我起初来的时候，也是跟妳一样。”庄小红圆嘟嘟的脸庞上，闪出一丝挑皮的笑容来：“不过，磨炼磨炼之后，也就顶下来了。”

“工作是必须付出代价来的。”郑惠贤说。

我皱了皱眉。老实说，我不大能懂她话里的含义。

开工后不久，“甲巴拉”就巡视过来。为了不想在他人面前示弱，我咬紧牙根，一步步地艰难地把石灰挑上二楼。

“甲巴拉”看了一会，摇摇头就走开了。

整个上午，我就只挑了不多过十趟的石灰。这样的工作，我管它叫“苦刑”，可不是吗？自我出娘胎以来，可还没尝过象今天这样粗重而吃力的工作，这对我来说，不是“苦刑”又是什么？

中午的饭我实在吃不下，不是我肚子不饿，而是没有这个胃口去侍候它。匆匆地塞了几口饭，又喝了一大碗的粥水，总算结束了这顿中饭。

工友们都聚在二楼的走廊上聊天，我却只想找个地方躺

一下。然而，郑惠贤却不放过我，硬拉着我问长问短的，她似乎长气得令人不爽。不过，这样也好，大伙儿谈谈笑笑，什么疲倦也忘了。

江大姐看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她一直在做着“听众”，很少发言。她的精神看来很饱满，脸上时不时闪现出一股亲切的令人不可抗拒的笑容。

“江大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我忽然好奇地问。

“你们说也一样，我做免费的‘听众’。”

“那怎么可以？”白小妹说。

“江大姐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我问。

“你几岁？”她反问我。

“十七。”

“我比你大十四岁。”

“三十一。那你干这行有多少年了？”

“你猜猜看。”

“五年。”

她摇头。

“十年？”

她又摇头。

“二十年？”

她笑了：“没那么多年，不过，头尾算起来有十八年了。”

“哗！十八年，比我还大一岁。”

“我十三岁那年就出来工作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

我已经是三十几岁的人了。”

“那么长的时间，妳是怎样渡过的呢？”我感慨地问。

“还不是象现在这样渡过的吗！”

“妳结婚了吗？”问了这话，我反而脸红起来。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哦！为什么呢？”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好奇，又继续追问下去。

她眉毛蹙了起来，本来满脸的微笑，都突然一齐消失。

“江大姐，妳就把妳的这一段‘爱情故事’讲给丽萍听吧。”郑惠贤在旁边插咀说。

她沉默着，脸上的神情变幻不定，有时是愤怒的、有时是甜蜜的、也有时是痛苦的，显见她内心的感情是多么的波动、何等的激荡。那段故事里头一定十分的惊心动魄，要不然，一定是可歌可泣的。我这么猜想的时候，她说话了：

“这本来不是什么值得谈的故事，既然妳们要听，我也就讲一个大概给妳们听听。

事情就发生在我十八岁那年。

当时的我，是一个思想幼稚、满脑子充塞着美丽的幻想的少女。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，我在工地认识了一个青年，他叫罗文。罗大哥是个热情、肯帮助别人的人，所以在工地上，他很受工人们的敬重。

认识了他以后，我的思想作风全都改变了。本来，我没读过什么书，连报纸都看不懂。后来，在他的帮助底下，我渐渐看得懂报纸，更进一步就学会了看文艺作品。

在那些年头里，很多事情的发生，往往是不可预测的。就在那一次，那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，我尊敬的罗大哥，一句话也没交代下来就悄悄地离开了。一去就是二十几年，毫无音讯。我知道他去了那里，我坚信那个地方对他是完全适合的，而我也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们会再见面。”

她一口气把“故事”讲完，眼睛有点湿润，工友们也都沉默着。

这位饱含风霜的建筑女工，她所走过的生活道路，充满着险恶的风浪，这该是多么丰富的人生啊！不知不觉的，我脑海里又浮出了父亲的脸容，他那刚毅的笑容，使我在疲累中振作起来。透过这位不平凡的建筑女工，我看到一种高贵的品质；我衷心地敬佩她，而且默默地为她祝福。

午后的阳光，酷热得可怕，整个大地象要被晒出烟来。天空一丝儿云也没有，远远近近一带也不见一片树叶。

我真不知自己是怎样去应付这工作，只感到肩上挑的，不是石灰，而是千斤重担。越挑多一趟，脚步就越显得虚浮，眼睛也有点困倦。

从二楼挑着空桶走下来，我听到自己的喘息声，那似乎已不是自己的，而是什困兽的呼吸声。我踉踉跄跄地走，眼前黑蒙蒙的，周围的景物全都看不清楚。恍惚中听得一个声音在叫：“阿萍，危险！”我还没辨明清楚，猛然一股大力从一双手上通过背脊传达到两脚，我打了个趔趄，就扑倒在地上。耳畔同时听到一声惨痛的叫声。这一叫把我震醒了，睁开眼来一瞧，我差点昏厥过去。只见江大姐倒在地

上，一条腿被一块木头压中，滴滴的血液正从伤口冒出来。我吓呆了，张着口想叫，但叫不出声来。

几个工友不约而同地抛下扁担，飞也似地冲近前来。众人合力把江大姐扶到楼梯间，又替她止血。我却木然地瞪大着眼睛，全身的血液急速地流动着，头脑里空茫茫的。血、血，我最怕的就是见到血，一见到血，我就发昏，流冷汗。

江大姐抬起头来，笑笑地对我说。

“阿萍，刚才好危险，妳没事吧？”

“我没有。江大姐，妳流了那么多血……”

“小事，别那么紧张。”

“可是，我……”

“妳没事就好。”她淡淡地说。

她越是这么说，我越感到内疚。要不是她，此刻，我不知会遭遇到什么可怕的事。

“没事了，大伙回去工作吧。”她挣扎着站起来，血虽然已经凝固了，但她的脸色多苍白。

“江大姐，妳受了伤，还要工作？”我着急地问。

“不！我回去找医生。”她说。

“我陪妳去。”

“不用了，这点小伤，我会自己照顾。”她拍着我的肩膀：“以后工作要留神点，建筑工地随时都会发生意外的。”然后他收拾好东西，就一拐一拐地走了。

至此，我再也毫无心机工作。每一分钟都象一年那么长，那么难熬。

放工了！

我和郑惠贤走在一起。

她问我：

“明天回不回来工作？”

我艰难地点点头。

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：“这才是咱们的好姐妹！”

我“哎唷”一声：“妳这人是怎么搞的嘛，人家肩膀痛得要命。”

“对不起，我一时忘了。”

她扮了个鬼脸。

(十)

回到了家，妈少不免又要罗苏几句。

我说：

“妈，建筑工地辛苦是真的，不过我还不是应付了过去。只是今天发生了一件意外，我心里很难过。”

“什么意外？是不是又跌死了人？”妈不以为怪地这样问。确实，由于工地跌死人的新闻太多，人们见惯听惯了，也就渐渐的习以为常，连精神也麻木了。

“不是，是发生在我身上。”

“什么？妳那里受伤了？”妈一听到这里，就紧张得不得了。

“我没受伤，是另一个救了我的工友受了伤。”当下，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讲给妈听。她大大地呼了一口

气，却又怪责我说：

“妳这糊涂的孩子，人家为妳受伤了，怎不陪她去看医生？”

“我是要陪她去嘛，可她人很坚强，说什么也不要我陪，我有什么法子呢？”

“好了，快去吃饭吧。”

晚饭后，我坐在灯下，把日记簿抽出来，详细地记下了今天新的一页。

第二天早上，闹钟响了又响，妈妈催了又催，我才懒懒地从床上爬起来。全身的每一根骨头，每一寸肌肉都在发痛，尤其是肩膀，更痛得叫人难以消受。匆匆地吃了早餐，我走出门去。走在街上时，我忽然感到心情万分的矛盾。去工作吗？那种辛苦的情形，我实在无法挨得起，不工作吗？我又怎样向朋友、向妈妈交代？特别是想到江大姐，想到她的伤、想到那些殷红的血，我就感到害怕。怎么办呢？我在心里大声疾呼着。就这样，我象一个被世界所遗弃的孤儿，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游荡着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已经九点了，工地上大概正闹得热腾吧。反正人家已经开工了，自己也不好意思再赶去，我又不敢回家。我要到那里去呢？我走累了，就在停车亭的椅子上坐下来。

不知坐了多久，忽然一个念头迅速地闪入我的思绪中来。对！何不到工业区去碰碰运气呢？刚好有一辆上工业区的巴士车开到，我想也没想的就跳了上去。

巴士车在奔驰，我的思潮也在起伏着。车窗外频频吹进

来一股股凉风，使我的心境平静了不少。

早就听说工业区如何的宏伟，工厂多如天上的星星，但我对工业区的印象却十分的陌生，虽然以前在学校的假期中有跟同学去过一次，但也仅止那一次。巴士车进入了工业区的“大门”以后，沿路就见到不少的工厂，一些高大而笔直的烟囱正腾腾地吐着浓烟，整个工业区的上空是黑蒙蒙的一片。

我不知该到那儿下车，看见别人下车我也跟着下车。

我慌不择路地尽管向前走，看见工厂铁门外挂有“招请女工”的牌子就停下来看看，不过没走进去。如此看了几间，终于在一间××纺织厂的门外停住。那间工厂也在铁门外挂着一个牌子，明白地写着“高薪招请女工”的字样。我走进铁门，一个守卫员从铁门旁的小屋里探出身子来，问明了我的来意，便把我带进冷气房。

我把登记呈给那位正在看报纸的高贵人物。他看了看，搁在一边，就开始他的“问答游戏”。

“什么名字？”

“叶丽萍！”

“几岁？”

“十七！”

他摸摸下巴，再问：

“以前做过什么工？”

“塑胶厂。”

“什么原因离开？”

“因为那间厂倒闭！”

“哦？”他倏地放大眼仁，以一种诡秘的眼光瞪着我问：“那间厂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.....”

“妳在那儿做多久了？”

“半年！”

“那妳一天多少工钱？”

“五块，不.....是五块半。”

“我们这里也是一样，一天五块，要轮班，妳看怎样？”

我想了想，最后点了点头。

“还有，在妳还没来上工以前，有几点我必须跟妳讲清楚。”他咳了一声，说：“第一，我们的试用期是六个月，在这期间，公司可以不必任何的理由开除妳；第二，不准迟到早退；第三，不准无事请假；第四，不准拒绝上司给妳的工作指示；第五，不准在工作中讲话；第六，不准纠众生事；第七，不准.....”

一连串的“不准”，听得我脑袋发昏。这是什么工作，简直是把我們当牛马一样的看待。想不到来问工，竟会问出这样的“结果”来。这太岂有此理了。多少日子以来的愤怒一下子爆发了：“你的鬼规矩，拿去喂猫吃好了，我不做这份工！”说完，抢回自己的身份证，就大踏步地走出冷气房。

远远地，家门在望。

我以极快的速度冲入大门，很意外地，江芳——江大姐

竟然坐在厅里。

“萍，妳这孩子——”坐在江大姐身旁的妈妈，板起了脸孔，冲着我问：“今天一整天妳到那儿去了？连工也不去做。”

“妈！江大姐！”我叫着，眼泪流了出来。

“还哭！”

“江大姐，真对不起，我……”

“妳不用说了，妳的心意我明白。”她阻止我说下去，却说：“今天妳到那儿去了？”

我把找工作的事情讲了一遍，江大姐喜笑颜开的说：“对！我们工人，决不能轻易低下高贵的头！”

“江大姐，妳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？”

“我今天早上回去工作，没有看到妳，还以为妳病了
呢？这地址是跟小郑要来的，她们一个个吵着要跟来，我说不行，要来嘛也应该等收工以后才来。”

我看看闹钟，还差半小时就四点。

“丽萍，明天回来工地吗？”

“回来，我一定回来。”我紧紧地握住江大姐的手：

“我现在才明白，什么叫做前途？什么叫做出路！”

她爽朗地笑了，妈也笑了。

“真的，江大姐，我没骗妳，我一定回去。这就是我的前途！我的出路！”

一九七七年四月

后 记

中四只念了几个月的我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不得不向学校挥手告别。辍学以后，我就和一批富有朝气的朋友，到建筑工地磨炼。上工的第一天，就发生了“意外”……我曾经动摇过，也曾经徬徨过，但在“江大姐”等人的鼓舞底下，我又投入了工地的怀抱……

短篇小说《出路》反映的就是我过去的一段生活历程。当然，在创作这篇小说的过程中，我加插了一些别的情节，而且也把小说的时间背景拉到眼前来。

离开了工地以后，由于一个偶然的机，我辗转进入了码头当货运工人。每天清早，我们坐在载货囉哩上，迎着凛冽的寒风，奔跑在码头、奔跑在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。这里的生活比较清苦，劳动强度也比较大。所幸的是，我还能支撑下来。我每天所接触的，都是一群生活赤贫的老工人。由于相处久了，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很融洽，从他们的身上，我发见了先辈们艰苦奋斗、勤劳朴素的性格，然而，我也看到痛苦与不幸的一面。这些老工人，一生劳劳碌碌，为着这块土地的繁荣；默默地献出自己的劳力与青春，最后等待着他们的，是病痛、饥饿和死亡！这惨酷的现实，时时象一团炽烈的火，在我心里燃烧着，只要一想起他们，我心里的沉痛和愤怒就不能遏止，在这种痛苦的煎熬底下，我于是写了《岸上和海底》以及《生活线上》，我深切的知道，我的作品并不能全面地表现他们的一生，或许只是表现了他们一生中的某些生活片段，这些片段当然不能满足我的要求，现在把它结集出版，无非是希望借此来磨炼自己，并愿自己能在漫长的写作道路上，坚持不懈地奋斗下去。

我尽量把这几篇小说写得浅显通俗，为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工友读者看得懂它，并且喜欢它！

一九七八年六月廿日



\$1.20
